

集部

柯山集卷三十三

宋 張耒 撰

論

禮論一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于親親長幼之際而義主于貴貴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為禮以

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賔于庠門之外至于燕則賔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賔故介猶坐于西南而主人親酬之初不敢酬賔示尊也至于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為賔君舉旅于賔凡所賜爵則自賔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賔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于一

等主人之于賓至于不敢酬而酬介則主人之禮已卑

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

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

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

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

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為主人

而大夫為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尊而知長

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

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于心待禮而後見于外而君子之于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于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于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亡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于東南而坐賔于西北主人處仁而賔處義何也葢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其主人之所與為賔者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于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

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于長有奉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為主夫齊衆出令而其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以坐于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為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為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為已詳矣然至于宗廟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為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

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將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為其難必為其易故其心佚而不亂其體安而不愕矣諸侯之射以貍首為節貍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會盟勤燕享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明尊之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為節而主于循法度士以采蘩為節而主于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于一身而鄉飲之禮主于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焉

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主于正尊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

禮論二

昔者孔子以為知禘之說則其于治天下也如指掌葢嘗求其說以為禘者祭之一名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于治國葢嘗思之以為天下之所以不治

者何也毋乃起于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器用之無制歟衣服之無别歟賢不肖之失序歟五者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于上帝也宗廟之于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賢不肖之序葢已並立而修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于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于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于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為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

也夫百神之祀自郊丘而達于七祀均為禮也而莫重于郊社宗廟之祭自禘祫而達于時薦均為祭也而莫隆于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于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于享帝也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享水陸之産茍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為之宫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于享帝則三獻爓一獻孰因地以為之丘陶匏以象其性玄酒以享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于畧矣此其説何也夫郊之享帝

臣之于君非禮不敢見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責也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進退于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享帝之所以疑于略歟宗廟之祭則子之于父也孫之于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于和而無事于簡主于悦而不嫌于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于上帝反疑于重歟葢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故享帝于郊而貴賤之位别矣雖然别貴賤者非獨如此而已也宗廟之中

以爵為位而宗人受事以官尸之餘君與卿餕之卿之餘大夫餕之大夫之餘士餕之而後煇庖翟閽無不沾澤夫餕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别如此此貴賤之所以别也夫追逺之禮至于七廟而祭祀之典行于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也行之于君執盎末役也而從於夫人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而不嫌于卑葢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也與尸酬酢而求彖其平日飲食之事此

親愛之所由篤也事帝之器不陳于廟事死之禮不行于郊尊之用犧象也罍之用山也鬱尊之用黄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于廷而四夷之樂陳于門此器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衮以祀宗廟元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于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于祭一器之不法不敢行于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田擇士其容體中于禮其節中于樂而中多者乃得預

于祭而否者不預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
先形也必有待以見于外射者君子之所見其德者也
故射中多之預于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
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別而國
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于禮而禮藏于器不知禮不足
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
而明辨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
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趣朔旋揖于宗廟之中而盡

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禮論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也而尤重于禘嘗其說何也葢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而于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萬物之既成而于時則陰

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故曰于嘗也
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葢先王之政一本于陰陽而
禘嘗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別天地之
氣者如此所以重歛蒸則春之礿也冬之烝也而政不
預焉何也葢春者物之始生勾者始奮萌者始達而平
秩東作之時也夫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
民方趨于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
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葢夏者物盛而厥民因之時也冬

則物之生窮實者已斂而成者既收塞向墐户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寒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葢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敢㕛其謹之如此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于春也始生而于夏也始盛成于秋而窮于冬既盛則備于初生而已窮則闕于始成故禘也嘗也萬物盛多之際也萬物

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為重也夫先王之于祭也誠而已何貴于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齋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礿也而繫祫也為夫物之未成而禮不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祫則品物之重也久矣蓋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

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圖也以為無物可稱而不敢近于褻是亦誠之盡于己矣所謂烝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于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悲其盛禘夏也于時則陽之成嘗秋也于時則陰未至于盛礿之于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于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慎而不敢易之于常祭也不亦宜乎夫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嘗

祫烝祫何也夫祫喪畢之祭也而礿禘烝嘗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喪畢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無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所謂君臣之道也

禮論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于國之學何其有序

而不亂也葢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時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法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葢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數六曰論說七曰償賓八曰釋奠于先老九曰養老幼所謂瞽宗者商之學也其事止于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事止于讀書而已所謂成均五帝學也其事則郊

人取爵于上尊而已夫備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于有虞商人之學何也葢凡學于東序者樂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主仁東序在王宮之左而其位則位之方也此其比于二代之學其事爲衆歟夫書者觀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觀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于虞故讀書于上庠勤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于周爲最近故習禮于瞽宗葢成均者意有虞氏之前也夫時

遠則制畧制畧則事畢葢所謂郊人者既遠之而在郊矣故不得與于上庠瞽宗東序之事然獨至于天子飲酒于成均然後始得酌于上尊此不亦時遠而制畧制畧而事畢乎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習有常時者其別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六曰誦七曰絃八曰禮九曰書所謂學干者小樂正主之而大胥贊之而大樂正授數焉至于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丞贊之至于羽籥則其主之無官其贊之無助何也

盖舞羽近于學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知學籥之官是亦籥師籥師丞而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于學何也盖四夷之俗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陳之于學者學之所知博而不厭也凡學之時施于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戈是也有別而習之者春誦夏絃是也施于秋冬者四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習之者秋學禮冬讀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

盛也故春夏習之誦與絃均為聲也而誦者人聲而絃資于器人聲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焉秋冬者萬物斂窮形斂而體伏之時也羽舞者主于振作而吹籥者羽聲而已故于秋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為事也而習禮者俯仰折旋勞于外而後能習于冬則寒而大苦故于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也故使之讀書焉安于身合乎時中乎義習焉而不困久焉而不墮者用此道也蓋所謂其習有常時者此也其教

有常職者其官有十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曰典書者曰籥師曰籥師丞所謂太傅少傅與夫師與保四者以道德為職者也而太傅之職無所繫不以教率不以言諭故曰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傅則教以率之言以告之故曰審諭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諭諸德保也則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二者其職已勞矣其德有小大故官有勞佚以心治者其官逸而

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者主學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于大司成之教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于東序則小樂正者授數于大樂正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大胥者小樂正學干則大胥贊之蓋輔小樂正之事而為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也故鼓南蓋其

職已畢矣主節奏樂而已所謂執禮者典書者籥師與其丞其職雖不備見然攷其事則皆供職効役以承其上者也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別有十所謂立學而釋奠于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奠于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于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學而奠示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尊也釋奠于先老示已所有

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既具器而後釋菜告成而不敢專也習而後行禮也小樂正合語為未足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論說為未足故乞言于老者此所謂其禮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道也

柯山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柯山集卷三十四至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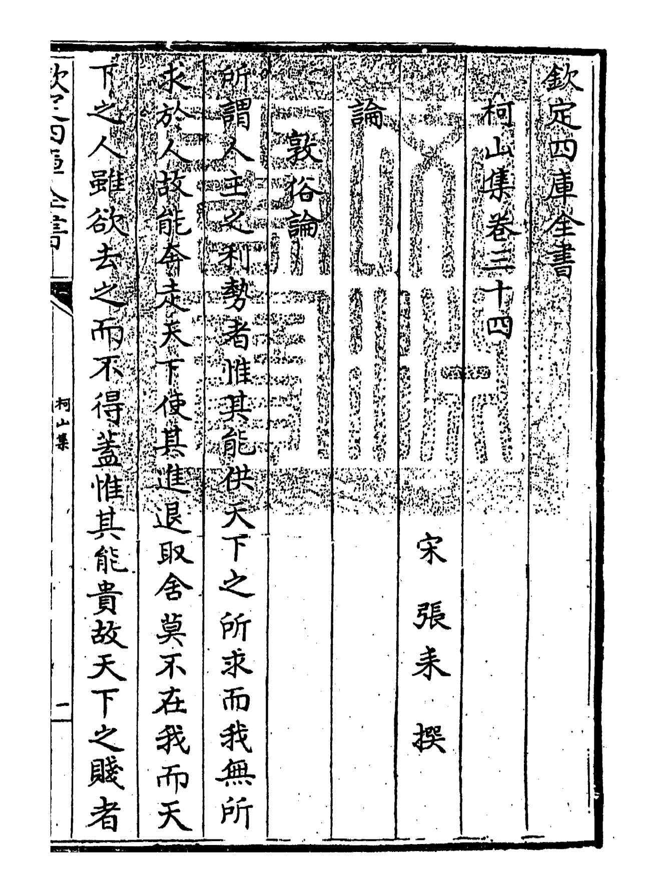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嚴孫詒



欽定四庫全書

柯山集卷二十四

宋 張耒 撰

論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

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舍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役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為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巳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為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為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為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已矣嗚

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如是則吾之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爲是廉耻冲退之道使之輕禄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禄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捐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攷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

無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余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奬勝而羞退進位而畢齒故天下始囂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

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為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為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啟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而授之嬔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

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為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利非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道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法制論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於事者聽夫人之自為而不必其一切先立於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變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為之經畫於此而使之一從於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於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敢戰者其為行列什伍亦不

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厥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為之所使無顧於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為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睿智足以深見天下之賾隱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於此欲均天下之田而

為之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為之諸侯九夫為井人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彊之不得以并弱而後又為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於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為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畎畒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汙池藪澤之地常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於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為之纖委瑣屑以盡之

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當是時公卿九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為之規因矩而為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恭已優游於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於其中初若莫可依據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事而為之無難者也不善為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於一身之聰

明恃區區目前之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於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於好詳是故善用兵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於有所為而困於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吾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為最難夫惟有所

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屨人之為屨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為之也度其中而為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於吾屨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鬻屨之利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為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為屨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

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必不能也夏后氏之為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禹不智也知而為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於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於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為而起歟無乃出於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

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攷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為大法而世之惑者徒見其為法之略以為不可施於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人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為衣一粒之不精

無害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為屨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於終身之力而為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為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為利者為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

而後能不出户而天下無遺慮矣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

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獘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踈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為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獘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

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茍且滅裂務使天下為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為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上

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為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馭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

人之亡其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詭偽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夫惟得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為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庶幾矣

憫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而常至於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怒者而時重之不當恕而彊為之仁不必惡而過為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極很惡而不逞舉國皆惡之者幸而入於刑而考於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

入而處之於重夫如是則是好為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於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遇刑而致於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寘之輕夫如是則好為重者之有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於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者聖人不彊恕以為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之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久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

所惡當天下之所怨而吾寛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如吾法之所為而人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於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為恩主於貸而有罪者舍之以為恩恩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以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吾法之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於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

樂於其心而固取亂於民使過於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怪也嗚呼是大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顧其所為誠有拂於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為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茍為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日殺而天下悅服矣

駁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

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為江河為可畏而況於海乎彼且以為宰相為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於相以吾為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

為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於羣有司必使之一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而彼且有籍有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為與爾以權者凡以為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以據之久而不還以為已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

者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為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有才而忘其汙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為之盡恭致禮而至

其有罪則不恕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至有罪而不恕也此所以為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亹亹則

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為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為先王之時一本于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為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于忠信耶

柯山集卷三十四

柯山集卷三十五

宋 張耒 撰

論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爲確論

予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而事相關異施設而同利害

其守之安危觀其攻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響之不

差也譬如人之殖產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封之倉廪而食之賈百金之貨于鄰國而贏千金焉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坐享其福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産又殺人于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廪藏之庇庫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王始滅韓齊大率十年間耳皆滅

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于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結于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必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為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效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

七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爲齊乃無一城爲𣪚守者以是失之豈不然哉𣪚賢尚然況于暴秦

魏晉論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葢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觀者有所忌則重矣鮮鱣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膾之俎

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畏百司庶府非不懼然皆庸怯和易説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之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為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没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奇之在虞諸侯不

敢議其後管仲之智未易與為敵也郭子儀存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為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恥于其心而不忍為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為夫名節者所以愧恥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師殺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悸莫敢太息王祥鄭沖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知是為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

系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其胸中而無有也晉之臣子者先叛王敦桓温才過一時卒皆不臣劉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其國莫與之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為國之患莫大于不崇名節而銷天下之精銳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毁名節則尚無心方此時雖有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為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

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黠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矯激者安能真為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葢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德之哉夫如是而未免于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也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

仁不能言之德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辯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冐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請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為國者盍察諸此矣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攷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間于賢不肖俯

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夫非獨君臣之分為然也自是而下之至于一鄉一邑之際茍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于父子兄弟之際者此其天屬宜無足怪下至于一鄉一邑而上至于君臣是乃設為尊卑而不敢犯何為而然也蓋嘗求之以為天下之分起于天下之理夫理者本于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

治也紛紛藉藉以力相勝于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于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俛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之至于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予甞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劉石之强内有大臣之變泯絶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爲東晉至于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

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淩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為十六國若苻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闢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智効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葢甞觀苻堅之敗于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葢思之主于君臣之分而後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

安于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苻石之强雖兵甚强勢甚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倔强于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為君臣之分其始出于相制苟為君臣焉斯有分矣晋與苻石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鄰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均為乳也而愛惡存

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十六國之顛沛此敗于分之不正者惜哉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于不得已而為之夫事至于不得已而為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廹故也勉強而為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其害先為之防曲為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

制之而不能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爲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竊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于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爲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知所爲于是毁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于没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于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習于水而不可動夫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事亦何以異于此聖人者惟先

見其害而預爲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防以
禦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節度之制起于景雲開
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于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寳
之亂安史横行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
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
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皆屬于節
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于天子而權
歸于將軍天子養之于上而將軍實收其權于下故驅

之以不義之名寘之于可畏之地則俛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于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嵾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鋤蕩剗革而卒亦不能一之

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也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為而一時之臣又非大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臾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絶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于河北之繼襲而起于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為茍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為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于此者何謂之利一者壓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强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怒二者天子所

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不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縉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咨内嬖淫泆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祿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于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彍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

明皇于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者必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敵人之不我拒也然祿山勢雖强渡河而南則羈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揺其恃范陽如豹之在山林急則必投下以自藏方祿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

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之虛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禄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禄山失范陽則必斃于河朔諸師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麾之于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禄山無能為也禄山傾國遠鬭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

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爲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爲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爲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功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

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若兵出于府而將出于衛使將之于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厲兵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于下而士卒之顧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為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常斂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

下之大患歟葢自天寶以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制而河北之鎮天下指為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為是誠不可得而為也嗚呼盍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無有以制之此其為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為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享太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桀黠而不顧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為爾哉葢其股肱肘臂

有為之出死力以為之者使其子然而自為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為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城而為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坼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耳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叛其素所愛耶名為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為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貧

也而後肯役于富惟賤也故肯役于貴故兩貴不能相使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他哉惟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亂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安然而遣之者耶使彼遏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

彼敢遏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内禍及之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于其前則必羣擊而競排之彼一日于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烏重胤為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于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胤之鎮獨禀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

真弱節度之術也

讀唐書二首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爲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于務農唐太宗之于從諫幾于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之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爲外貌觀美繁于詞令而形于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知稼穡者必尚儉彼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書囊爲殿帷罷露臺卻走馬此

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玩慨古昔語必成文此雖無害于聞過而有好名之心焉此于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恨不撲殺此獠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誠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信乎謂或有之

高宗之淫昏孱暗又内為悍妻所制外聚羣小逞于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慧有以自衛者彗見東方言者以為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其口則有不可欺者以癈子賢之故怒其人嘗與賢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必相戒而天下聞之必有父子之義焉夫能約理而不盡欺恭以義而其謟有所不受使其應物之際十五出此足以

完其身矣

又讀唐書二首

李德裕制變應事之分裴度有所愢然度之制變務出于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多悔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朝憲宗以其有寵于母后問計于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而于事也徤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上不

傷太后心沉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于郭誼爲多稹勢已窮㦯誼斬稹以降此在稹爲可賞德裕以爲劉稹小子安知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强藩叛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于其下其爲慮蓋已疎矣德裕惡牛僧孺其傾僧孺也

曰僧孺閒劉從諫滅而慷慨又搆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友者之罪爲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恕僧孺由此遂竄德裕于後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爲是哉故一失勢羣起而擠之身没南荒非偶然也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爲夫無爲之言爲妙矣此羲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輿處蔽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姦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問秦人之疾痛者曰

我無為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遊蕩無度亦曰無為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趣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于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為矣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

意則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内干戈硉
鉞未嘗絶而間為神仙鬼神之説以動其心而明皇恬
不為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没世不
復凡此者其皆好無為之説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五代論

春秋時季梁在隨宫之竒在虞皆明安危曉利害强國
憚之而不敢易予竊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
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

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予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係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為國家去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吕琦者言于朝曰敬瑭必結契丹為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

契丹也使明宗與清泰信其言而先為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吾國以一漢人為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于南狼狽客死于路大勞甚費而于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哭曰待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媪亦智矣李轂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與轂别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轂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轂相周

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為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强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中原之理乎觳于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用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

柯山集卷三十五

柯山集卷三十六

宋 張耒 撰

論

漢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思德

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如何哉雖分國而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荅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于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隷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名之如取狐囚侵奪困苦僅免于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

于勃少恩若是哉盖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大有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曰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鬻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功其驍勇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于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婦之提嬰兒如是而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

恃君邀功驕蹇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于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内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寵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凡弟聯兵女充後宫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為孝宣無負于霍氏

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者誰不為霍光痛心哉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為之哉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于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于漢則知宣帝之所以

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攷也

漢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因持重而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

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者也茍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謂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踶不可也求其無奔踶可矣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于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刼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

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刦而無私意矣仗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茍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盎昔者高祖求傳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强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王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于死其勢葢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

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唐代宗論

予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為吐蕃所驚逃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予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定益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

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
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
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獷也與之較理則彼
異類也其乘氣而兇悖也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于目
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陝之後堅坐不
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卧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
不衰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
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焉彼非束手受死者

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于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揜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己聽之惡載之甚誅而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横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

服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為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唐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强僭有鞭撻海内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衛以從事于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臧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于憲宗用一裴度决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强藩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内略定二帝于用兵伐

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反也葢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强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獘于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莽為戰塲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于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才虐用其民為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庸倔强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

而李師道王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已而已之氣先索力先獘矣已索之氣既獘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李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忌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震于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礫嬰兒則賁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唐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強而不我若而所大患者與之為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有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攖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于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計取之

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致爭于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知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于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葢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面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沬溫

之强親冒矢石與唐人從事于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慱也代勝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返而勝者激之葢終朱温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其志至于莊宗力戰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于楊劉德勝之間葢嘗蹙而不振矣其後郭崇韜為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于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

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為用此擣其虚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于段凝之區區何異夫披心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莘劉鄩越黄澤乘虚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趨汴之策也彼鄩以為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成彼誠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其決策不顧以趨太原所以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為之防故唐不亡

而梁人惟不能敵其所忌故莊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

觀天下之勢而後戰從之者此之謂也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好高

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于賢己者宜若怠惰而無志

而不知夫力之所受于天者莫不有極强任而過使之

則將有禍嗚呼怠惰而無志不猶愈於禍歟吾知量力

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別無

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純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其爲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爲德不及於聖人耶不猶愈于敗乎夫烏獲之力至于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膂絶而死此又

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為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為不能定遷則其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葢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為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予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歎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

于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說者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乎不知二人者果能為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罪二人二人之負于仁義也或曰天下之士不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為聖豈好高而為之哉其中之所有舉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

使為之哉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曰文為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臣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于是乎

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益無足怪而田文之于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説也起之為人也明厲而不達于變從事于法而不知權是二者盖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為載書叙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盖誠未加于物則吾之所為

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于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産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守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顧若是而不知變是其

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呉起之志故論其説云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日夜趨于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于公戰怯于私鬬益凡所以求生者非從事于公不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强後世因之以有天下益始皇之王自商君啟之而世之議者以為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

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食飲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于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于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

之道亦何以異于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為旦夕之謀揉伏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于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為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齊肅其怠惰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傜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後世天下已定而吾

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怨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于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陳軫論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于戰國之際而

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為力勞何也益遊説不可取必于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于縱張儀必于横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叛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為縱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下嘗見為縱之利矣一日而散為横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敝也縱者不敢横雖見横之利而不敢陳也而遊説以非之是附其所不親横者不敢

縱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而強詞以亂之是譏其所不怨附其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也譏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未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也天下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且夫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兄弟者必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頻于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竟以免故縱横危道也常負天下之責縱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横而合者張

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縱橫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縱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為不勞而其身處安故軫者說士之巨擘者也

應侯論

吾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其困苦展轉既瀕于死而求報于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審不敢輙發非如朝遊

夕說之士徼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故傾
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出于萬全故其上
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于書及見秦王乃先言
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當秦王之心而
自顧其權勢已成因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
而逐之則雎之悍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
之序雎事如此乃言雎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聞有穰
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雎與秦王相得

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處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嬰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之親非獨取患於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雎之入關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為計如此萬一有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之何所不可而遽為是鹵

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于宮闈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荊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㑥入永巷事耶揚子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柯山集卷三十六